

书香慈溪·悦读

这文化有点感性

——漫谈余秋雨的《中国文化课》

沈伟恒

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2018年4月，在喜马拉雅网站上，看到余秋雨先生即将开讲《中国文化课》。我向来喜欢他的文章，便毫不犹豫地购买了他这一年的课程。

于是在每天睡觉前的十多分钟时间内听他讲课，依旧是我喜欢的文字，加上他略带方言又吐字清晰的普通话，听着特别舒心。这一晃就一年过去了。听课有个很明显的优点和缺点，优点是，不必端正地坐在书桌前，不必让自己的眼睛受累；缺点是，那些当初听到的很有意思的话语，等到再想回味的时候，却记不得了。

2019年的下半年，在一位朋友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条消息，说余秋雨的《中国文化课》已经集结出版了，网上一找，果然有。价格也便宜，六十四元，打了对折。后来我组织过几次活动，因为担心盗版问题，便去书店买《中国文化课》，因为销量大，好说歹说，给我打了七折。这个很有意思，余秋雨先生的书大概是被盗版最多的了，对于盗版他可是深恶痛绝的。二十多年前的盗版本确实纸张粗糙、错字连篇，但现在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如果不是很专业的人士，根本是分辨不出正版与盗版之间的区别的。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更是无法区分，因此这六十四元一本的不知道是否正版的书反而让我觉得捡了一个莫大的便宜。

我陆续买过余秋雨先生的《文典一览》《君子之道》《老子通释》《周易简释》等书，都是精装本，统一的风格，统一的色调。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中国文化课》。粗略地在脑海中盘旋了一下，我的手头上至少有四本，两本在办公室，一本在车上，还有一本在家里。早已忘了，这么多的《中国文化课》是什么情形下得到的，好像是在一次次的活动中，把人家落下的书给拿来了。

书的封面上说“收听人次六千万”，这个真是厉害，几千万人在听同一堂课，余秋雨先生太有魅力了。翻开书，最前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下的文字是“1999年考察全球古文明遗址，于埃及金字塔”。照片里的余秋雨先生站在金字塔面前，举起右手挡在眉前遥望远方，金字塔通体散发着一一种被时空剥蚀后的沧桑。他在凝视什么？一定不是具体的人和物，他站在这里在寻找一种气场，一种与中国古老文化同一时代的文化气场，这正是他跑这么远的目的。比较有意思的是他的那一身着装，上身一件大格子衬衫，下面穿一条牛仔裤。一位年过半百的教授，这么洋气的穿着，十分前卫。我想起了他曾经说过的一件事：“二十几年前，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一大批中国文人写文章要求驱逐西装和牛仔褲，我当时年轻气盛，太知道这一大批极左文人的蛊惑伎俩。幸好当时这些人还没有骗到‘教授’的职称，我便动员上海一批最年轻的正教授（人数极少）穿牛仔褲，人称‘牛仔教授’，压住了他们。”

在余秋雨简介中，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探险家”。最后一个“探险家”比较有意思，他为完成对人类各大文明遗址的历史性考察，贴地穿越了数万公里危险地区，这一路走来居然走出了 一个“探险家”。不过话说回来，这还真是一种冒险，稍有不慎就有生命危险。难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说“他是当今世界走得最远的人文学者”。这个“远”应当包含着距离之远和危险之深的两层含义。“贴地穿越了数万公里”，贴地，也紧贴着危险。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些名家对余秋雨先生的评论。余光中说，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锺书之后，出了余秋雨。金庸说，北京有年轻人为了调侃我，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就算我不会，但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贾平凹说，余秋雨无疑拓展了当今文学的天空，贡献巨大。这样的人才百年难得，历史将会敬重。这些话语时常印在余秋雨的作品中。我第一次看到觉得很惊讶，这些令人脸红的话语怎么可以真的印上去？后来就想明白了，这有啥不可？这样的话语七分调侃、三分认真，反而让人觉得轻松随意。

《中国文化课》给文化下了一个定义。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对于文化，好像大家都明白，但到底什么是文化？大家又说不上来。余秋雨对文化的定义是这样的：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余秋雨先生在制定这个定义前，举了一个跨国婚姻的离异事件，一下子把这个高深莫测的文化给说清楚了。我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在余秋雨先生故乡的一幢老房子里布置了一些展板，其中就有这么一些内容：文化的定义、中国文化的弊端、文化的终极目标以及那些名家对他的评论。直接把艰深和诙谐摆放在了一起。余秋雨先生没来现场看过，但我相信如果他看了一定也喜欢。

《中国文化课》分五个单元，分别为“引论·文化定义”“史迹·悠悠文脉”“大道·儒家佛家道家”“反思·利弊所在”“储心·必要记忆”。第一单元讲文化是什么，第二单元铺展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壮阔史诗，第三单元寻求中国文化的 精神主干，第四单元阐述了中国文化为什么成为人类各大古文化中唯一的长寿者，第五单元向我们打开了本课程的“地下宝库”。

对于《中国文化课》的内容，我本想说几句，谈谈自己的读后感受，但真要有时，又觉得不知从何说起，因书中的原话更有魅力。这好像你来到一处风景绝佳的地方，试图把它介绍给朋友，但你完全被风景裹挟着，想表述的话句到了喉咙口突然塞住了，吐出来的只是一些惊叹的辅助词“啊、呀”。那就什么也不说了，有机会拉朋友到现场来感受一下会更好。

但我又无法什么都不说，那么就从业余秋雨先生的自序中摘录几段：“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主持的博士生专业，特别难考。眼看那些年轻的优秀人文学者怅然离去，我比他们更怅然。于是决定接收喜马拉雅网站的邀请，把博士课程向全社会讲授。博士课程不应降格为大学本科那种常识性、常规化的教学，而应该让导师端出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我把所有重要的古代经典全部翻译成现代口语变成现代美文，以便在讲课时交替朗诵，交相辉映。”

我呢，一直有个想法，组织一些爱读书的朋友，开展余秋雨散文的品读活动，一起体验他文字中的“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原本

原本在这里存活并不难
烧些柴火，摘些野果，吃喝拉撒
一切道理诞生之初
荒芜是那么清亮而香甜

原本我以为只要这样那样
就能完成生老病死
按既定秩序的步调节奏走马观花
一路灯芯耗尽，迎黑夜促膝

原本落在此处的雨水
也可落在彼处，以及任何一处
千涸或患有千涸焦虑的河谷
我们仍有绯红的泪腺相连

原本没有你
生命的不完整像个魔咒挂在嘴边
我时常怀念清净与孤独
他们的缺席置我于电光之间

云! 云! 云!

翻来覆去的云总是这些
骨骼像凶器藏得很深
他们团成浮肿，成病态，成饱食状
肉眼可见的不起眼
也会附和闪电尖叫一夜
次日下凡为雾
朦胧中博万物悲悯
接着游走，交媾，征战，剥离
天就那么大
他们极有限的疯狂
反复追寻浪子的一去不返
“与白同污，与乌同洁”
就如此悬浮当空，轻而又轻

我穿过一道雨帘
开始从心底妒忌一朵云

隧道以内

灯光节奏性地跳动
跳入孕晚期的大巴车厢
此时我正纠结于一些
中年隐秘之事
裤缝中央结下的一片盐白
以为是前夜剩余的意志
可惜不是
猫狸岭隧道冗长
我处于潜藏着的巨大的运动内部
随山体的欲念一同膨胀
胆小，可怜巴巴却跃跃欲试
大家熟睡着幸运着
发动机的轰鸣从脚掌攀缘而上
像一只橡皮大手伸进来
取走无用的胎盘
我应不应该叫醒大家

处暑三题

1
草已经黄了
连同脚下的碎土散沙
近乎回到苦蒿、黑脆、粉状的本真
烈日如锥，远远地扎过来
像无力抗拒的煎熬扎入生活
他们，不能唤醒一个深秋
便闷声，或者不响

一宁的诗（六首）

淋湿在意淫的大雨滂沱
舌苔泛白到干裂的整个晌午
一条蛇遁入滚烫的洞穴
它明知，山火之于北碚如同
清醒之于幻世

2
最怕蝉声突然中止
像夏天不形于色的一记微弱
心梗
牵动我们之间
正在交换的微小事物，譬如

枯叶摧落的话噪里
才能成全的告慰和吻别，譬如
无论季风吹弹弹唱
都无以破除的误解和疑窦
当一切突然安静下来
世间微茫的希冀悄然隐现，
膨胀，释能
我们团起身子手足无措
我们静待蝉声再起

3
路上少有行人
我是其中一个，你也是
而我不相信巧合
若高温早早地把我们焚成灰
烬
此时随着风
我可能遗撒在海面上
你可能悠荡在山谷里

都是极好的立命与安身之地
等到秋意浓了
我可能飘渺成了雾
你可能凝结成了霜
虚虚实实一同幻化了人间却不自知
而我还是不相信巧合

台风夜与师友宵夜

漫长的话题
始于一段等长的沉默
一入此景
稗草就在体内
疯也似地长
我们便以深情为镰刀
去往对方眼眸的无光处
疯也似地割
岁月的自留地啊
总是长出不能吃的庄稼
“荒芜也是馈赠”
风在窗外的小黑屋里
疯也似地吼

零(节选)

1
没有人在场
爱就在非人人流转

死亡也是
对万物永恒的献祭

2
穿过林子看见大海

感怀点滴

百年樟树下

高 鹏

江南的晚秋，不仅是红与黄渲染的烂漫，更有香樟树所独有的青绿绘就的凝重静美。一棵棵香樟树傲立秋景，美不胜收，伴随着悠扬的《育才之歌》，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点染着潮塘江畔的璀璨宝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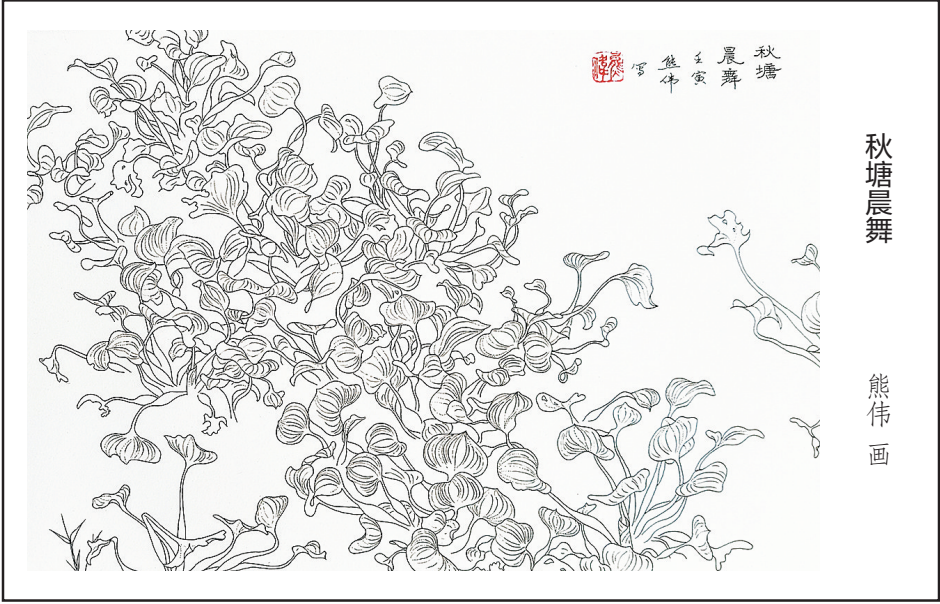
关于樟树名字的由来，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就有解释：樟——其木理多文章，故谓之樟。而其枝叶茂密，树枝雄伟，气味芳香，又叫香樟。香樟树的寿命很长，树龄长达上千年，有“参天古木”的美誉。寓意吉祥长寿、幸福如意，也象征着正直和谐、坚韧不拔的品质。

我的家乡广植香樟树，多用作庭荫树、行道树，遍布大街小巷，我的眼球一直被这片青绿占满。十多年前，我从一千多公里外的“西北小江南”来到慈溪，看到眼前的青绿，亲切之感便油然而生。原来早在1984年和1988年，宁波市和慈溪市便先后将樟树定为市树。怪不得三北大地遍植樟树，苍翠茂盛。尤其是育才的香樟园，可谓壮观。毓秀亭前九棵，亭后五棵，十多棵百年以上的香樟树，气势恢宏，大气磅礴。每一棵都身姿挺拔，巍峨耸立。白居易有诗赞曰：“挺高二百尺，本末皆十围。天子建明堂，此材独中规。”一棵棵百年香樟，错落有致，如大殿的立柱，尽显栋梁之气。靠近围栏的两棵“九五之尊”，更是妙趣横生：一棵同根生九枝，如龙生九子；另一棵五枝同根生，相交生五行。道法自然、自然而然。两棵香樟树，竟将传统文化的几棵香樟，枝繁叶茂，高耸入云。用它的青绿，装扮着静谧的校园，点染着诗画育才。

校园里，最早栽培的香樟树，在通往食堂与寝室的路旁。一棵棵香樟整齐地排列着，像极了仪仗队的卫兵，矫健、挺拔。尤其是就餐排队岗的那一棵，就像仪仗队的总指挥，昂首挺立，指挥若定。这棵香樟树，在育才才是出了名的。因其造型酷似鸡腿，学生称它为“鸡腿树”。我想能得到这样一个“雅号”，不但因它长得像鸡腿，而且它还长在了去往食堂的路口。时间一长，这棵“鸡腿树”便成了一个地名，“中午一起去吃饭吧？”“哪里等你？”“鸡腿树！”这样的对话，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育才师生中广为流传。就连毕业多年的学生回到母校，也不禁要去“鸡腿树”下转转，感叹一声“鸡腿树又变高了”。它年复一年，送走一届学生，迎来一届学生，不变的是它日夜的陪伴与守护。

枝繁叶茂的香樟树，最让人难忘的还有它墨色的树果。走在香樟树下，看着零星滚落在脚边的树果，迎上前去，伸出一只脚，瞄准那墨色的果实轻轻地踩下去，一阵“叭、叭”之声，似生命中溅起的火花，好听又好玩。踩碎的树果，流了一地的墨色。不过，香樟树感恩于大自然，那些树果不会全部落下，总会留下一些，让冬天下找不到食物的鸟儿们能安然地度过……一棵平凡的香樟树，也能感恩于大自然，那份尊重于生命的伟大与崇高，让我思绪万千。

写到此处，窗外落下了绵绵秋雨。我站起身来缓缓地走进香樟园，深深地猛吸一口，淡雅的芬芳沁入心脾。站在毓秀亭里仰望这一棵棵香樟树，不禁让我想起中国古谚《管子·权修》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这样想着，猛一抬头，教学楼天桥上“创育才品牌 建百年名校”十个大字在这片青绿的映衬下，愈发显得苍劲有力，赫然醒目。百年香樟，百年育才。这一棵棵百年香樟，不正是育才育人的真实写照吗？育才，必定也如这参天大树一般，枝叶扶苏，郁郁葱葱。



朝花夕拾

泥土味的童年

可 乐

那次抄近路回家，走在田野边。田野里的作物长势喜人，风轻轻地吹着，田野边青青的小草、小花们欢快地舞动，思绪不由得飘到了童年时代。

那时家里有一块田地，在那田里，我经常和小伙伴们飞奔疾跑，你追我赶。捉蚂蚱，赶蝴蝶，听蝉鸣。泥土里的东西可谓五花八门，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好奇与猜测。一粒石子，半截土块，甚至泥地里的一个小洞，在我们的眼里，都是一个无尽的宝藏。有一次，我们挖出了几枚硬邦邦的、里面塞满了泥的“贝壳”，然后就煞有介事地认为这里以前是汪洋大海。有一次挖出了一片深褐色破瓦片，认为是

远古陶罐的残片，那可是很珍贵的文物呢。我也收集从土里挖出的各种小石头，洗干净，拿回家装在玻璃罐头里，就成了我珍爱的宝物。我们有时候会在石板上玩做饭的游戏。几个破碟，几个废旧的瓶子，用手捧来泥土放在石板上，用小瓶舀点水，把水浇在泥上，水和着泥拌匀，如同和着面一样，用心搓着、捏着。不一会儿，一桌“饭菜”做好了：有饼，有饭，有菜，有汤。在我们纯真的童心里，那并不亚于满汉全席。冬天，我们会去地里煨番薯，番薯的香气带着土壤的味道，非常的美味。

刚下过几场倾盆大雨后

土地坑坑洼洼，那粘粘的

儿子大了，终得要远走。从初中读私立起，家就是周末和假期。高中也住校，但毕竟在家乡慈溪，一年到头虽然在家乡不多，父母和孩子总是相互期盼，最多几个星期也可以见到一次，有时还得送个东西啥的，还能说上几句。有时去浒山办事，经过孩子的学校，望望也觉得幸福。

大学志愿一填，一飞就是北京，不是清北，却也是 985 学校，在北京三环。去时飞机好几个小时才到，来时高铁坐了大半天。因为疫情，家长不能陪同进去。孩子一进校门去报到，就如鱼入大海，不见了。我们拿着行李包在校门口和其他家长等啊等，一个小时后儿子才出来，说是报到手续很麻烦，而且校园不熟，被褥领好铺好出来，还迷路了，所以——我们依依不舍地说明天还要不要再见一次，儿子说不见了，然后他拿起最后一个行李包，头也不回一下又马上一进去了。原来彼此离不开的不是孩子，而是我们做父母的。

难得一千四百公里的行程到北京，我们提前订了学校门口的房间。不是为了找机会逛逛京

芸窗札记

城，而是怕路远迢迢，孩子有什么需要的，我们忘带了，可以在附近超市补充一下，顺便也休息一下，看看孩子的学校，结果家长还进不去。但晚上孩子什么信息也没有（后来在我们的要求下发来了几张校园及寝室的照片，以饯“读者”），我们也就只好在学校周围看看，又不敢走远。听说隔壁的隔壁街道有疫情，怕回去要请假隔离——后来还是请事假居家自我隔离了好几天。其实我们戴着 N95 口罩已经一天，也实在闷，都快受不了了。早上八点出发，坐车，乘飞机，等待，又坐接待大巴，匆匆忙忙从乡下小镇见到这繁华的帝都，恍惚间，人都有点晕，只好早早休息了。

第二天准备回家时，我们忍不住对儿子说还有事要见吗？儿子好久才回，说是刚才在吃早饭

在做核酸，学校东门离他宿舍太远，不来了！好吧，我们悻悻然坐地铁来到高铁站等待——十二点的车票。一路上等待的时间里，我们问儿子学校里的情况，这时他倒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一些，这样一丝丝担忧之情被一点点释放，路途也不再觉得寂寞。到宁波时已是晚饭后，我呼出一口长气，却发现出站口严阵以待，被各类人员查了十几次，才真正出了大门。再从宁波咬牙切提神开车到家已是晚上九点多了一——半路上还做了次核酸。我发微信说我们到家了，理科男只回复一个“好”字，就包含了他的全部情感。

晚上淘米做饭，家依然那么亲切，但感觉家里都是儿子的影子，烧菜的时候，他会来悄悄地看一眼，“今天吃什么？”我在睡觉的时候，他会从书房里出来拿

瓶饮料啥的，顺便来我们房里看我一眼。有时没啥事，就出来看我们在看什么电视，听听我们在聊些什么，顺便插一句他的远见卓论。但我现在走到哪儿都是空的，烧好的饭菜里都有一股酸酸的味道。高考后到九月份开学，我和儿子度过了打打闹闹、嘻嘻哈哈、一起吃香喝辣的近三个月的热闹时光，现在突然闻人去楼空，发射到了千里之遥，极大的反差，真是让人难受。那天晚上向关心我们的亲人们道过晚安后，终于因为疲劳，迷迷糊糊地大概在子夜时分睡熟了。二十多年前，我去读书时、把工作调到离家远一点的镇上时，母亲都要流泪，我甚是不解，现在在我家隔离时有点体会了。

时间有时过得很快，有时又很慢。吃饭的时候，我会想知道儿子是否能吃得惯北方的食

堂？睡觉的时候，我会想一米八几的孩子是否能在下桌上铺的床上舒坦入睡？上班的路上，我会想他不是为了理想的前途，正在课堂上认真听教授传授专业知识？亲爱的孩子，虽然你的追求已经超越了我的视野和阅历，但无论如何家是你前行的大后方，我也会努力学习，争取能听懂你拼搏的呼声，毕竟这一颗“卫星”是我们共同发射的，我们一定要把它维护好！

家对门那个单身的女人，她小时候教育孩子，要他书读得好一点。后来她孩子很争气，考上了浙大，她很高兴。再后来她孩子在杭城成家立业，她每天都笑嘻嘻的，开心得不得了。现在她儿子和媳妇为了事业，带着三岁的孩子去了深圳发展，她一年到头一直飞来飞去，每天也都是很开心。是啊，只要人生能上进，有追求，任凭他飞到天南地北呢！

投稿邮箱: 939901613@qq.com

联系电话: 58997307